

五種遺規

冊一

五
經
傳
說

卷一

五種遺規

因循禮法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吳高時顯霧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藏書五種敘

隆古之世人心醇厚習尚不紛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者畢出於一途生其時者日聞正言覩正訓莫不各愛其身而恥爲不善僉壬敗類自顧無所容其立法之善如此故其教之成處則爲忠信篤敬之儒而出亦可以備天下國家之用及其衰也國異政家殊俗一切澆漓狡黠之風日昌日熾而靡所底止於是上之大方憂其弊欲以嚴刑峻法懲之而不能無他教化之未先而觀型之無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不易之理也粵西陳榕門先生當代名儒作宦五十年憂國愛民朝野共戴公餘之暇著藏書五種一曰養蒙二曰訓民俗三曰嚴閭範四曰儆官箴五曰戒胥吏勤搜博採凡典籍之垂訓名賢之格言及學士

大夫婦人女子一言一行有關名教者莫不檢擇以
標於簡編使人觸目警心誦之忘倦夫人雖至頑一
日聞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行莫不流連感嘆傳爲
美談何則天性之良未盡泯也故覩是書而不知勸
者必非人情惜其書僅流行於吳越楚粵諸省而蜀
以遼遠未及見自林君青山解組湖南攜有是書欲
重刻播之而未果今林君已辭世矣其姪興宗方偕
全人捐貲重刻以廣榕門先生之傳其意甚美而其
裨益於人心風俗爲甚大固余之所有志而未逮者
也敢辭固陋爰筆而爲之敘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稜彭端淑書於

錦江書院

重刷藏書五種序

歲戊子予主講斗山書院取陳文恭養正遺規之意定爲學規間又擇其訓俗教女從政在官諸編中有闢讀書作人之法者與諸生講習羣樂信而從之蓋謂精粗本末學者之要務盡是已一日有客自三邑來叩門求見予進之於澄心堂上詢其姓字曰彭某卽出一緘以示啓誦之則予趙玉衡師手書也言彭君之尊人國治先生方摹印陳文恭五種藏書以廣流傳乞予一言爲引予嘉其用意良厚又重以師命弗敢辭因徐謂彭君曰君亦知人心風俗之所以盛衰乎士者四民之首而人心風俗所視爲轉移者也當其盛也必有人焉言行表爲之倡道維持於其中及其衰也亦必有人焉口誦詩書身違禮義使世人尤而效之而名教之閑遂迄於潰決而不可救止

故予嘗謂人心之壞不壞於不識字不讀書之人而壞於士人則欲風俗之厚亦不厚於不識字不讀書之人而厚於士人何者士習不振則於非士者又何責也尊甫之意毋亦有鑒於是乎彭君方起而對客有自旁詰之者曰是書誠善矣第惟士喻之士之數無幾而必專其責備恐亦難以返人心而維風俗也余曰如子言是直謂天下無士可也既士矣將自責之不暇而又奚暇計人之賢否哉且今之士大約自視過高謂吾輩可談性理此外惟因果報應之說足以聳其聽聞耳夫彼固非不信因果者也彼謂士人取一衿博一第誠不偶然及徐而察其存心行事嘗有欺世而盜名者甚至風流相尚詬詬然自目曰名士名士而踰檢蕩閑更爲憑夫憑婦所不屑爲則未嘗不竊竊焉疑之謂若是何以享榮名登高第耶所

謂天道是耶非耶嗚呼挽回世道士之責也士而爲人所疑其又奚以勸人爲耶近日兗州太守陳蓮史先生文恭之嗣孫也癸酉領解粵西庚辰獲會狀一人中三元爲世罕覩聞其家尤屢世簪纓不絕亦可知理學名臣生膺顯仕而積善餘慶源遠流長所云因果報應誠理有固然者而究之文恭之意初非計及乎此也然則士之自立以爲斯人倡固有無庸外求者矣客默然無以應遂書以與彭君使歸而返命於其尊人并質之玉衡師以爲何如也

道光八年三月初六日中江李福源容海謹撰

序

養正遺規序

天下有真教術斯有真人材教術之端自閭巷始人
材之成自兒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爲蒙而君
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於是乎在故蒙以養正是爲
聖功義至深矣余每見當世所稱材子弟大都誇記
誦詡詞章而德行根本之地鮮過而問焉夫在山泉
水清出山泉水濁繫豈泉之咎哉汨泥揚波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弘謀公餘考昔賢養正遺
規擇其簡要可通行者釐爲二卷篇帙無多本末略
備用以流布鄉塾俾父兄師長以是教其子弟毋輕
小節毋驚速成循循規矩雖蒙養之事而凡所以篤
倫理砥躬行興道藝者悉已引其端由是以之於大
學之塗庶幾源潔流清於世教不無少助乎欽惟

聖天子昌明理學文治日新備員折輔分路揚鑣循

行風俗與有人材之責焉故敢勉竭愚忱具訓蒙士爲郡邑先其或以是爲迂爲固爲瑣屑而憇置焉余心滋戚矣

乾隆四年三月旣望桂林陳弘謀題於津門官舍

養正遺規目錄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卷上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

朱子童蒙須知

朱子論定程董學則

陳北溪小學詩禮

真西山教子齋規

方正學幼儀雜箴

高提學洞學十戒

卷下

顏氏家訓勉學篇

朱子讀書法

朱子治家格言

呂近溪小兒語

呂新吾續小兒語

陸桴亭論小學 論讀書

養正遺規卷之上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人公名熹字元晦宋婺源謚曰文配祀十哲

弘謀按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天下無倫外之人故自無倫外之學朱子首列五教所以揭明學之本指而因及爲學之序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之要則學之大綱畢舉徹上徹下更無餘事矣弘謀輯養正規特編此爲開宗第一義使爲父兄者共明乎此則教子弟得所嚮方自孩提以來就其所知愛親敬長告以此爲人之始卽爲學之基切勿以世俗讀書取科名之說汨亂其良知庶耳所習聞兒時亦曉然所學爲何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於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爲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